

“中國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編者按語選輯

中央民族学院政治系編印

1958年5月

目 录

- 書記动手，全党办社…………… (1)
- 风岡县崇新乡是怎样在党支部领导下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 (3)
- 一个違背领导意願由群众自动办起来的合作社…………… (4)
- 季节包工…………… (5)
- 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 (6)
- 誰說鷄毛不能上天…………… (7)
- 所謂落后乡村并非一切都落后…………… (9)
- 一个在三年内增产百分之六十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10)
- 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 (11)
- 一个由农业生产合作社、供銷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
會計員組成會計互助網的經驗…………… (12)
- 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記工学习班的經驗…………… (13)
- 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 (14)
- 发动妇女投入生产，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 (15)
- 严重的教訓…………… (16)
- 必須对资本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 (17)
- 福安县发生「中农社」和「貧农社」的教訓…………… (18)
- 长沙县高山乡武塘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从中农佔优势
轉变为貧农佔优势的…………… (19)

新情况和新問題.....	(21)
勤儉办社.....	(22)
真如区李子园农业生产合作社节约生产费用的經驗.....	(23)
一个从初級形式过渡到高級形式的合作社.....	(24)
依靠合作化开展大規模的水土保持工作是完全 可能的.....	(25)
沂濤乡的全面规划.....	(26)
一个合作社的三年生产规划.....	(26)
一个整社的好經驗.....	(27)
合作社的政治工作.....	(28)

書記动手，全党办社

(見一九五五年四月三十日「唐山农民报」)

本書編者按：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值得作为本書的第一篇向讀者們推荐。如象这篇文章在开头所描写的，自己不懂，怕人問，就「繞开社走」的人，現在各地还是不少的。所謂「坚决收縮」，下命令大批地解散合作社的作法，也是「繞开社走」的一种表现。不过他們不是消极地避开，而是索性一刀「砍掉」(这是他們的話)多少个合作社，採取十分积极的态度罢了。他們手里拿着刀，一砍，他們就繞开麻煩問題了。他們說办合作社有怎样怎样的困难，据說簡直困难到了不堪設想的地步。全国有不可胜数的事例駁倒了这一种說法。河北省遵化县的經驗，不过是这些事例的一个。在一九五二年，这里的人都不懂得怎样办合作社。他們的办法就是学习。他們的口号是「書記动手，全党办社」。其結果就是「从不懂到懂」，「从少数人会到多数人会」，「从区干部办社到群众办社」。河北省遵化县的第十区，十一个乡，四千三百四十三戶，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四年，共計三年時間內，已經在半社会主义性質的阶段內基本上完成了合作化，入社农戶佔全区农戶的百分之八十五。这个区的农林牧等項生产的产量，一九五四年同一九五二年比較，粮食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六，林木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点四，菓树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点八七，羊增加了百分之四百六十三点一。

我們現在有理由向人們提出这样一个問題：为什么这个地方可以这样做，別的地方就不可以这样做呢？如果說不可以，你們的理由在什么地方呢？我看只有一条理由，就是怕麻煩，或者爽直一点，叫做右傾机会主义。因此就是「繞开社走」，就是書記不动手，全党不办社，就是从不懂到不懂，从少数人到少数人，从区干部到区干部。要不然，就是手里拿着刀，见了找麻煩的合作社就给它一砍。只要有了这样一条理由，那就什么事也做不成了。我們提出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样一些口号，並且贊成遵化县同志們所提出来的「書記动手，全党办社」这个完全正确的口号。在遵化县，难道不是「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嗎？难道不是「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嗎？当然是的。这是不是有危險呢？是不是「冒进」了呢？危險在于「繞开社走」，这一点遵化县的同志們已經克服了。危險还在于藉口「冒进」，大批地「砍掉」合作社，这一点遵化县那里並沒有。所謂「合作社发展速度超过了群众觉悟的水平和干部领导能力的水平」，这对于遵化县的情况怎样解釋呢？那里的群众就是要求合作化，那里的干部就是由不懂到懂。人人都有眼睛，誰能在遵化县那里看得出什么危險来呢？难道在三年內，由于一步一步地实现了合作化，粮食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六，林木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点四，菓树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点八七，羊增加了百分之四百六十三点一，这就算是一种危險嗎？这就算是「冒进」嗎？这就算是「超过了群众觉悟的水平和干部领导能力的水平」嗎？

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戶貧农只有三条驢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們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時間內，「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資料，使得有些參觀的人感动得下淚。我看这就是我們整个国家的形象。

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最后，我们要感谢这篇文章的那位没有署名的作者。他用满腔的热情，生动的笔调，详尽地叙述了一个区的合作化过程，这对于全国的合作化事业会有不小的贡献。我们希望每个省、每个专区、每个县都有一篇到几篇这样的文章。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

中共中央办公厅编 第3——6页

鳳岡县崇新乡是怎样在党支部领导下 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

（柳耀华，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见

「贵州工作」第八十二期）

本書編者按：这个地方的路线是正确的。这个乡已经有了五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七个互助联组，三个常年互助组，十四个临时互助组，佔应当组织的农户百分之九十八点四。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以前，这个乡的党支部还没有把自己领导工作的重心放到互助合作方面来，党员对于领导互助组的工作怕困难。支部所依靠的不是「书记动手，全党办社」，而是工作组（似乎是上面派在那里的工作组）。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党的农村支部处在这样一种软弱无能的状态的，现在在全国还是不少的。不但支部，可能还有一些上级党委也是这样。问题就

在于这一点。我国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能不能和国家工业化的进度相适应，合作化运动能不能健康地发展，少出毛病，保证增产，就看各级地方党委的领导重心是不是能够迅速地和正确地转移到这一方面来。工作组是必须派的，但是必须讲清楚，他们去是为了帮助那里的党组织，而不是代替它们，使它们自己不动手，专门依靠工作组。贵州的这个乡，自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转变工作态度以来，只有五个多月，就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不是依靠工作组，而是自己动手了，党员也不怕困难了。这种转变，首先要靠各级党委的书记——省委和自治区党委的书记，地委和自治州委的书记，县委和自治县委的书记，区委书记和支部书记，他们应当把整个农业合作化的任务拿起来。怕麻烦，怕困难，面临着这样伟大的任务自己不动手，仅仅委托给农村工作部，或者工作组，这种态度，不但任务不可能完成，而且会闹出很多的乱子来的。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下册

中共中央办公厅编 第1125——1126页

一个违背领导意愿由群众 自动办起来的合作社

（「陕西日报」记者陈泰志，见一九五五年
八月三十一日「陕西日报」）

本书编者按：这是一篇动人的叙述，希望读者好好地看一遍。特别要请那些不相信广大农民群众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同志和那些动不动就想拿起刀来「砍掉」合作社的同志

好好地看一遍。現在全国农村中，社会主义因素每日每时都在增长，广大农民群众要求組織合作社，群众中湧出了大批的聰明、能干、公道、积极的領袖人物，这种情况十分令人兴奋。最大的缺点，就是在許多地方党的領導还没有主动地赶上去。目前的任务，就是要使各級地方党委在这个問題上采取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动立場，将整个农业合作化的任务拿到自己手里来，用积极的高兴的欢迎的全力以赴的态度去領導这个运动。不要重复叶公好龙那个故事，講了多少年的社会主义，临到社会主义跑来找他，他又害怕起来了。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下册

中共中央办公厅編 第1204頁

季节包工

（中共鎮宁县委工作組，一九五五年
三月十日，見「貴州工作」第七十期）

本書編者按：本文作者說，自从县里开了合作社主任的联席會議以后，这个合作社，就在临时包工的基础上，实行了季节包工制。可見县的領導是很重要的。我們希望全国二千几百个县的县級領導机关，密切地注意全县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情况，发现問題，研究解决問題的办法，及时地召开全县的合作社主任的會議，或者全县的重点合作社主任的會議，作出决定，迅速推行。不要等到問題成了堆，鬧出了許多乱子，然后才去解决。領導一定要走在运动的前面，不要落在它的后面。在一个县的範圍內，党的县委应当起主要的領導作用。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下册

中共中央办公厅編 第1159頁

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 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

(李貽鈞，一九五五年十月七日)

本書編者按：几乎带普遍性地在許多地方存在着的、阻碍广大的贫农和下中农群众走合作化道路的、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同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互相呼应着。对于这样一种情形，这一篇文章算是描写得恰好。作者以极大的愤怒斥责了机会主义者，支持了贫苦农民。有些人虽然顶着共产主义者的称号，却对于现在要做的社会主义事业表现很少兴趣。他们不但不支持热情的群众，反而向群众的头上泼冷水。一九五五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这一决战，是首先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召集的五月、七月和十月三次会议表现出来的。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樣的烏烟瘴气，阴霾滿天。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到編者写这几行的时候，全国已经有六千万以上的农户加入合作社了。这是大海的怒濤，一切妖魔鬼怪都被衝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咀臉，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这一年过去，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了很大的把握了。当然还有许多战斗在后头，还要努力作战。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

中共中央办公厅編 第729—730頁

誰說鷄毛不能上天

(中共安陽地委合作運動辦公室，見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日「河南日報」)

本書編者按：這一篇很好，可以說服很多人。這個地方的黨組織，在合作化的問題上，從來沒有動搖過。它堅決地支持貧苦農民的辦社要求，在和富裕中農的競賽中取得了勝利，由小社變大社，年年增產，不到三年，實現了全村合作化。富裕中農說：「窮光蛋想辦合作社哩，沒有見過鷄毛能上天。」鷄毛居然飛上天去了。這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兩條道路的鬥爭。在中國，富農經濟很弱（在土地改革時期，徵收了他們的半封建的那部分土地，老富農大多數已無僱工，他們在社會上的名聲又很壞），富裕的和比較富裕的中農的力量卻是相當強大的，他們佔農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在中國的農村中，兩條道路的鬥爭的一個重要方面，是通過貧農和下中農同富裕中農實行和平競賽表現出來的。在兩三年內，看誰增產：是單干的富裕中農增產呢，還是貧農和下中農組成的合作社增產呢？在開頭，只是一部分貧農和下中農組成的合作社，同單干的富裕中農在競賽，大多數的貧農和下中農還在那里看，這就是雙方在爭奪群眾。在富裕中農的後面站着地主和富農，他們是有時公開地有時秘密地支持富裕中農的。在合作社的這面站着共產黨，他們應當如同安陽縣南崔莊的共產黨人那樣，堅決地支持合作社。但是，可惜，並不是每一個鄉村的黨支部都是這樣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就造成了混亂。首先是鷄毛能不能上天的輿論問題。這當然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幾千年以來，誰

人看見过鷄毛能够上天呢？这似乎是一个真理。如果党不給以批評，它就会使許多貧农和下中农感到迷惑。其次，在干部方面，又其次，在物質力量例如貸款方面，如果都得不到党和国家的支持，合作社就会发生很大的困难。富裕中农之所以敢于宣傳鷄毛不能上天一类的从古以来的真理，就是因为合作社还没有增产，穷社还没有变成富社，个别的孤立的合作社还没有变成成千成万的合作社。就是因为党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大張旗鼓地宣傳合作化的好处。还没有明确地指出「鷄毛不能上天」这个古代的真理，在社会主义时代，它已經不是真理了。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鷄毛确实要上天了。在苏联，已經上天。在中国，正在上天。在全世界，都是要上天的。我們的許多地方党組織沒有能够給貧苦农民以坚决的支持，也不能完全怪他們，上面还没有給机会主义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还没有給合作化作出全面的规划，並且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对于这个运动的领导。一九五五年，我們作了这些工作，几个月工夫，形势就完全不同了。站在那里看的广大群众，一批一批地站到合作化这边来了。富裕中农也改变了腔調。有些要求入社，有些准备入社。最頑固的，也不敢議論鷄毛能不能上天的問題了。地主和富农，一点神气也没有了。这同人民政府惩治了一批破坏治安和破坏合作化的反革命分子，也是有关系的。总之，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我国的阶级力量对比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大为上升，资本主义大为下降。一九五六年再有一年的努力，过渡时期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就可以从基本上奠定了。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

中共中央办公厅編 第777——779頁

所謂落后乡村並非一切都落后

(中共原热河省委工作組，見一九五五年
十月十五日承德「群众日报」)

本書編者按：在中国，对于許多人來說，一九五五年，可以說是破除迷信的一年。一九五五年的上半年，許多人对于一些事还是那么样坚持自己的信念。一到下半年，他們就坚持不下去了，只好相信新事物。例如：他們認為群众中提出的「三年合作化」不过是幻想；合作化北方可以快一些，南方无法快；落后乡不能办合作社；山区不能办合作社；少数民族地区和民族杂居地区不能办合作社；灾区不能办合作社，建社容易鞏固困难；农民太穷，資金无法筹集；农民沒有文化，找不到會計；合作社办得越多，出乱子就会越多；合作社发展的速度，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干部的經驗水平；因为党的粮食統購統銷政策和合作化政策，使得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降低了；在合作化問題上，共产党如果不赶快下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險；合作化将出现大批的剩余劳动力，找不到出路。如此等等，还可以举出許多。总之都是迷信。这些迷信，經過一九五五年十月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六次中央全体會議（扩大）的批判以后，統統都打破了。現在全国农村中已經出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群众欢欣鼓舞。这件事給了一切共产党人一个深刻的教訓：群众中蘊藏了这样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为什么在許多领导机关，在几个月以前，居然沒有感觉到，或者感觉的那样少呢？领导者們所想的同广大群众所想的，为什么那样不一

致呢？以此为教訓，那末，今后对于有相似情况的事件和問題，应当怎样处理才好呢？回答只有一句話，就是不要脫离群众，要善于从本質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

中共中央办公厅編 第56—57頁

一個在三年內增产百分之六十七的 农业生产合作社

（中共曲阜县委的报告，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本書編者按：这是一个办得很好的合作社，可以从这里吸取許多有益的經驗。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許多有才干的学生，这件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經濟生活。他的学生樊迟問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話，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罵樊迟做「小人」。現在他的故乡的人民办起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来了。經過了两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貧困的人民，办了三年合作社，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这就証明，現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經書」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有兴趣去看孔廟孔林的人們，我劝他們不妨順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

中共中央办公厅編 第475頁

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

(中共崑山县委生产合作部，一九五五年十月十四日)

本書編者按：那些不相信就一个一个的地方來說可以在三年內实现初級形式的合作化的人們（三年合作化的口号是群众提出的，遭到了机会主义者的批評），那些不相信晚解放区可以和老解放区同时实现合作化的人們，請看一看江苏省崑山县的这个乡罢！这里不是三年合作化，而是两年就合作化了。这里不是老解放区，是一个千真万确的晚解放区。这个晚解放区，走到許多老解放区的前面去了。有什么办法呢？难道可以把它拉回来嗎？当然不能，机会主义者只有認輸一法。群众中蘊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規走路的人們，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見。他們是瞎子，在他們面前出現的只是一片黑暗。他們有时簡直要鬧到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这种人难道我們遇見得还少嗎？这些只会循着常規走路的人們，老是对人民的积极性估計过低。一种新事物出現，他們总是不贊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認輸，做一点自我批評。第二种新事物出現，他們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遍。以后各种新事物出現，都按照这个格式处理。这种人老是被動，在紧要的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那一个年头能使这种人自己有办法走路，並且走得象个样子呢？有一个治好这种毛病的法子，就是拿出一些時間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看群

众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从其中找出先进經驗，加以推广。这是一个治好右傾頑症的有效药方，奉劝人們不妨試一試。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

中共中央办公厅編 第587—588頁

一個由农业生产合作社、供銷合作社 和信用合作社的會計員組成 會計互助網的經驗

(彰武县第三农业技术推广站，一九五五年八月，
見辽宁「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参考資料」第九期)

本書編者按：这一篇很好，各地均可仿照办理。「沒有會計」，是反对合作化迅速发展的人們的藉口之一。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會計，到那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員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問題是要迅速地加以訓練，並且在工作中提高他們的文化和技术的水平。以区为单位，由生产合作社、供銷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會計員組成會計互助網，就是这种提高會計員的文化、技术水平的好办法。彰武县第三区的會計網，不但帮助會計員提高了他們的文化、技术水平，而且做了許多經濟工作和政治工作。县和区的党組織，都要注意去領導这项工作。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

中共中央办公厅編 第451頁

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

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經驗

（見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山東

「互助合作通訊」第六期）

本書編者按：这个經驗应当普遍推行。列宁說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內，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我国現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設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銳的矛盾。現在我国不仅有許多到了学习年齡的儿童沒有学校可进，而且还有一大批超过學齡的少年和青年也沒有学校可进，成年人更不待說了。这个严重的問題必須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农民組織了合作社，因为經濟上的需要，迫切地要求学文化。农民組織了合作社，有了集体的力量，情况就完全改变了，他們可以自己組織学文化。第一步为了記工的需要，学习本村本乡的人名、地名、工具名、农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語彙，大約两三百字。第二步，再学进一步的文字和語彙。要編这样两种課本。第一种課本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識分子，各就自己那里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編。每处自編一本，不能用統一的課本。这种課本不要审查。第二种課本也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識分子，根据一个較小范围的地方（例如一个县，或者一个专区）的事物和語彙，加上一部分全省（市、区）的和全国性的事物和語彙編出来，也只要几百字。这种課本，各

地也不要統一，由縣級、專區級或者省（市、區）級的教育機關迅速地加以審查。做了這樣兩步之後再做第三步，由各省（市、區）教育機關編第三種通常應用的課本。以後還要有繼續提高的課本。中央的文化教育機關應當給這件事以適當的指導。山東莒南縣高家柳溝村的青年團支部做了一個創造性的工作。看了這種情況，令人十分高興。教員是有的，就是本鄉的高小畢業生。進度是快的，兩個半月就有一百多個青年和壯年學會了兩百多字，能記自己的工賬，有些人當了合作社的記賬員。記工學習班這個名稱也很好。這種學習班，各地應當普遍地仿辦。各級青年團組織應當領導這一工作，一切黨政機關應當予以支持。

『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冊

中共中央辦公廳編 第507—508順

多餘勞動力找到了出路

（中共肥東石塘區委員會，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一日，

見安徽「農村工作通訊」第五十八期）

本書編者按：這也是一個帶普遍性的問題。根據這兩個合作社的情況，按照現在的生產條件，就已經多餘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勞動力。過去三個人做的工作，合作化以後，兩個人做就行了，表示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多餘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勞動力向那裏找出路呢？主要地還是在農村。社會主義不僅從舊社會解放了勞動者和生產資料，也解放了舊社會所無法利用的廣大的自然界。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他們可以組織起來，向一切可以發揮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門進軍，向生產的深